

Not without hope

哪怕只有一线希望

【美】尼克·斯凯勒 杰尔·郎曼 著



哪怕只有一线希望

【美】尼克·斯凯勒 著
杰尔·郎曼 译
刘小群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/ (美)斯凯勒, (美)郎曼著; 刘小群译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0.11

ISBN 978-7-5057-2810-3

I. ①哪… II. ①斯… ②郎… ③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168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0-6270
NOT WITHOUT HOPE by Nick Schuyler and Jere Longman
Copyright © 2010 by Nick Schuyler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2010)
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 an imprint of
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through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名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
作者 (美)斯凯勒, (美)郎曼著; 刘小群译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10 印张 18 千字
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810-3
定价 28.0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序言

我绝不能让母亲给我送葬。这或许是一年后我所能给出的最合理的解释。我们一行四人出海，活着回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。为什么只活了我一个人？

事实上，我的几位朋友不仅身材魁梧，体魄健壮，而且坚毅勇敢。马奎斯·库珀和科里·史密斯还打过全美橄榄球联赛。我的挚友威尔·布里克利也是大学球队的边锋。我们当时年轻力盛，爱好运动，而爱运动的人总有股不服输的劲头。可是当我们的游艇在墨西哥湾倾覆时，唯独我被人从海中打捞了上来。

为什么我获救了，而他们却全部丧生？这个问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，至今难以释怀。

我时常回忆起那令人可怖的几个小时。有时候，我稍一走神，或者看见一片开阔的水域，抑或陌生人的一句“你不就是那个获救者吗？”诸如此类不值一提的小事都会使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那次

事故始终纠结在我的心头，就如同紧随在马奎斯游艇后面的尾浪，旋涡翻滚，飞沫四溅，一直延伸到无垠的地平线下。

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活了下来，他们却不能？从科学的角度看，或许是由于我的皮肤下储存有可以维持体温的热气，但这只是冰冷生硬的医学解释。对我来说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我的母亲。我怎能忍心让母亲看到我，她 24 岁的儿子，永远苍白无力地躺在冰冷的棺材内——或者比这更糟糕，永远消失在大海中？

我绝不是英雄。如果我能把我的朋友救回来，或许就是英雄。我应该拯救他们，哪怕是其中一人也好……但我没有做到。我尝试过，我也曾竭尽全力，可我还是救不了他们。我自己也只是个幸存者而已。

我并不喜欢讲故事，尤其是关于自己的故事。但我知道有些人对这种事津津乐道，倘若这样的话，还不如我自己来讲述。至少我陈述的是事实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流言。我要让马奎斯、科里还有威尔的家人了解事情的真相。我要纠正那种认为我们游手好闲，打架斗殴，酗酒成性的看法。我还要驳斥那些荒谬可笑的传言，说什么他们是自寻短见，还说什么是我伤害了他们，然后见死不救，只顾自己活命。类似的谣言一直漫天飞扬——我甚至还听见有人说我们被海盗劫持了。

最终，我决定写下这本书。讲述这样的故事似乎是为了以示正听，但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根本目的。

第 1 章

我们仨

Not without hope

就这样，我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，
一周之中如果没有五天，起码也有四天在一起厮混。
我们一同训练、一同就餐，
每天至少有二十多个小时在一起度过。
有他们俩在身边，
你会感觉时间过得飞快。

2009年2月28日，太阳还没有露出曙光，我们已经驶向大海。

那是周六早晨6点半左右，十几艘船只已从位于佛罗里达州清水湾的赛米诺尔轮船码头起航。他们的船艘闪烁着红绿色的灯光，照亮了近岸航道两侧林立的塔式住宅。

再往前几百码，矗立着海堤大桥。这座桥将清水湾商业区和海滩分隔开来。船只出发时，只有微风拂过棕榈树。偶尔也有阵风掠过小山羊皮般白净的浅水区。不过，稍晚些时候可能会有寒流过境。

清水湾位于佛罗里达港市坦帕市以西，它是胡特人曾经的家园。这一点可以从建筑风格上看得一清二楚。费城橄榄球队的春季训练基地就设在这里。几个月前，费城队获得了全国冠军。报道说选手们还要在这个营地为下一赛季做准备。

虽然已是初春时刻，但天气依然阴冷。我们头顶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夹克，夹克外还套着风衣，下身还穿上了防风裤。我撩了一下海水，感觉冰凉刺骨。

不用担心，马奎斯说，船驶到抓诱饵鱼的地方后，海水就会变暖。

于是，我们继续驶向清水通道以西 65~70 英里的沉船区，这里是马奎斯最钟情的垂钓地点之一。一周后他将离开小镇，然后参加奥克兰突袭者队的非赛季训练营。

他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大部分家具早已腾空，再过几天就要交房。按照计划，他将先飞往西雅图——他的母校华盛顿大学就在当地——然后开车抵达奥克兰的迷你营地。

这次海上垂钓其实是一场欢送聚会。马奎斯本打算在坦帕市逗留一阵子，但他觉得下一赛季开始前很难再有机会钓鱼。他一生都热爱大海。除了和家人在一起之外，他的空余时间全在船上度过。他的妻子名叫瑞贝卡，两人在华盛顿相识相爱。3 岁的德兰尼是他们的宝贝女儿，他平时把她叫做小鹅儿。

数月前，我在体育馆还结识了科里。他身高 6 英尺 3 英寸^①，体重 265 磅^②，身上的脂肪仅占体重的 12%。有些人你只要看上一眼，就可以断言他与众不同。我第一眼瞧见他的裤子、手套以及印有 NFL^③标记的各种装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一

① 1 英尺=0.3048 米

1 英寸=0.0254 米

② 1 磅≈0.45 千克

③ NFL 为美式橄榄球联盟 (National Football League, 缩写为 NFL)，是世界最大的职业美式橄榄球联盟。

位令人倾慕的运动员。

科里和马奎斯一样身形偏矮。然而作为一名防守边锋，他甚至能从那些比他重六七磅的人手中把球抢下来。

初识科里的时候，我正在训练马奎斯。有一次我告诉科里，“你过来和我们一起训练吧”。就这样，我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，一周之中如果没有5天，起码也有4天混在一起。我们一同训练、一同就餐，每天至少有二十多个小时在一起度过。有他们俩在身边，时间似乎过得飞快。训练他们的同时，我自己的体形也练得更加完美。

时间很快过去了，马奎斯动身去西部的时刻终于来临。动身前，他希望带我们再去钓一回鱼。

一周前，我和科里曾经乘坐马奎斯的游艇去过今天要去钓鱼的地方。我对深海垂钓所知不多，这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片空白。我在俄亥俄州的察顿市长大，它距离港口城市克里夫兰比较远。小时候，我母亲常带我去公园玩。我喜欢走到长堤的尽头去垂钓。湖水非常清澈，你能看见淡蓝色的大太阳鱼和小太阳鱼在水面下游动，你甚至可以把鱼饵准确地丢进它们的嘴巴。

然而，除了在公园钓鱼之外，我基本上从未接触过深海钓鱼。我仅仅出过一次海，到过弗吉尼亚海滩附近的海面。当时

我只有7岁，压根儿不记得自己是否在海面上抛过钓鱼线，我只记得那次出海让我狂吐了一整天。因此，今天同马奎斯和科里一起出海，我只是顺便兜兜风罢了。

马奎斯一再说，“我要带你们去钓鱼，你一定要来哟。钓上一整天的鱼，你的身上会酸痛。这种感觉很爽，它和我们锻炼身体引起的痛感截然不同。”

去海上钓鱼就意味着你将乘船驶入墨西哥湾——它最深的地方超过15000英尺。美国1/4的天然气、1/8的原油都产自这片海湾。这里生长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鱼类。10年前，全美20%的商业鱼类、贝类以及40%的观赏长须鲸都从这儿捕捞上岸。世界上最大的鱼类——可以生长到50英尺长的鲸鲨——也多次出现在这片海湾。

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，为浮游生物带来了丰富的食物。鲸鲨显然是被这些繁盛的浮游生物吸引而来。这片富饶而清凉的海湾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大陆架。

我和科里都闹不明白为什么马奎斯酷爱钓鱼，钓鱼相当费事。上个周末，我们凌晨4点半就赶到马奎斯家，一直忙着做各种准备，直到6点15才下海。我们的航程超过了70英里^①。

① 1英里≈1.6千米

马奎斯钓鱼快得让人惊叹，每隔 5 分钟就能钓上来一条鱼：红色的笛鲷鱼、美味的石斑鱼、凶狠的柠檬鲨、漂亮的琥珀鱼。我和科里对鱼竿如何使用一窍不通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装上鱼饵，也不知道怎么把钓到的鱼从鱼钩上取下来。马奎斯一个劲儿地嘲笑我们。

“两个大笨蛋！”他说。

接着他又会说，“等一下！”然后放下手头的活儿，替我们装好鱼饵。忙完这一切，他才又坐下来继续钓鱼——他每抛掷一次鱼线，似乎都能从大海中拽上来一条鱼。

他反复地给我们讲解如何打结，我们总是说，“哎呀，别说啦，老兄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把这条鱼从鱼钩上取下来？”

有生以来，我抓住了第一条海鱼。上帝啊，别提当时我有多慌乱了。真想不通人们为什么喜欢钓鱼，我几乎花了 15 分钟才把那条倒霉的鱼弄上来。

那是一条肥大的琥珀鱼。只要稍一松手，它就哗地一下子把我绕回来的渔线又扯了回去。它挣扎的样子简直就像一条大鲨鱼。

我的背部和双肩累得酸疼。我设法把整根鱼竿夹在两腿之间，然后对马奎斯说：“我要歇一会儿。”真是难以想象，如果有人钓到一条大马林鱼，或者别的什么鱼，那将会是什么样子？

“使劲拽，快拽呀！”马奎斯不停地对我大声喊叫，一脸坏笑。在此之前，他大概已经钓上来了5条鱼。

返航时，海面上的波涛开始翻涌起来。我们以每小时35英里的航速向海岸行驶。我和科里不停地嘟囔：“还要多久才能到岸？还要多久啊？”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海岸上。

我累得浑身快散架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身上冻得瑟瑟发抖。每个人身上都湿透了，还散发出一股鱼腥味。

“我们以后绝不钓鱼了。”我和科里都这样说道。

直到晚上10点，我们才回家。

两天后，我们聚在一起煎烤钓到的那些鱼：鲷鱼、鲨鱼、琥珀鱼以及石斑鱼。我不喜欢吃鱼。鱼身上的腥味也好，肉质和口感也好，全都令我讨厌。一沾上它们就会让我难受好一阵子。

“过来尝尝啊，”马奎斯不停地笑着说。“熊样儿，真让人扫兴！这么多好吃的鱼。相信我。”

拗不过他，我尝了一点儿。味道还不错，大大出乎我的预料。当然还不至于让我马上就钻进海鲜餐厅品尝海鲜。

那天晚上，马奎斯非常开心。

马奎斯动身去奥克兰前又想去海上钓鱼。

“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。”我试图说服他不去，但是他却说，

“来吧，以后一整年我可能都没机会出海了。”

科里和我讨论了一会儿。

“好吧，我们去，” 我们说。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每次我和这两个家伙在一起都充满了乐趣。

第 2 章

出海

Not without hope

不到 6 点，我们就出发了。

6 点 20 左右，

我们已经抵达清水湾的赛米诺码头。

马奎斯的游艇能容纳 10 位乘员，但他从不允许船上的人超过 4 个。尤其是在我们几个人块头超大，航行距离特别远的情况下，他更不愿意带上过多的人。

这艘游艇长 21 英尺，船舵安装在中央控制台内，上方盖着一顶船篷。一台 200 马力的外置单发引擎为整艘船提供动力。油箱一次可加满 66 加仑的汽油。此外，我们还在船尾装载了 5 桶燃油，每桶各有 5 加仑。

科里有一位名叫恰克·大毕的橄榄球队友。他今天本打算和我们一起出海，后来又不能确定周末是否有空。于是我就给我最好的朋友威尔·布里克利打了电话，告诉他如果另外一个家伙不能来的话，或许船上能给他留个位置，不过，也别抱太高的期望。

这次航行前两天，也就是周四，恰克明确表示他不能去，因为他必须前往南加利福尼亚州看望生病的父亲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打电话叫来了威尔。他别提有多兴奋了，一整天都在给我发短信：“我要带些什么？”“带多少啤酒？”“我们在海上吃什么？”“老兄，我等不及啦，今晚我们 8 点钟就睡觉，明天起个大早。”

“别忘了把我的夹克带过来。”我提醒他。“要给你的家人说一声。”

威尔告诉了他的父母。他不认识马奎斯，也不认识科里，而且从未去过墨西哥湾的深海区。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人，一旦做出决定，就绝不会犹豫迟疑。

这次出海我应该比上次准备得更充分一些。我带上一件夹克、一副手套、一条运动裤、一套运动衫，还有一顶瓜皮帽。马奎斯建议我们带上一些防水的衣物。上次出海时，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运动衫和一条运动裤，结果搞得浑身湿透。

两个月前，威尔为了去纽约过新年，把我的冬装夹克借走了。那是一件橙色里昂·比恩牌夹克，正面点缀着几段黑色条纹。这件夹克分里外两层，外层可防水，里层是羊毛的，可保暖。我拉上胸前的拉链后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颗大南瓜。不过，我可顾不了那么多，只要它能保暖就行。

周五下午4点，我还没有下班，威尔就早早地来到我的住处。我们是密不可分的朋友，每到周末他都会到我这儿来。威尔在我家有一间自己的卧室，客厅内还专为他摆了一张沙发。

我多么希望他没有卷进来啊。

当时我24岁；威尔比我大1岁。我身高6英尺2英寸，体

重 234 磅；他身高 6 英尺 3 英寸，体重 230 磅，一头闪闪发亮的金发，一双炯炯有神的金色双瞳——那种最讨女人喜欢的帅哥模样。

我的女朋友宝拉·奥利维拉把他称做“我们的儿子”。一些朋友也这样叫他。如果我们去某个地方玩，他们一定会问，“要带上你们的儿子吗？”

周五当天，我曾经给马奎斯发短信说：“今天是你在这儿的最后一个周末。别担心，科里不会喝酒，即使最糟糕的情况下，他也可以替你驾船。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备齐了，就等着出发啦。”

“你们至少要给我买 6 瓶王冠千红。”他回短信说。

我想这次钓鱼之行不过是葡萄酒、啤酒瓶、沙滩和海水的故事。他还要了 6 份无皮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。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马奎斯谈到让科里驾船时说。听上去，他不大相信那是个好主意。

周五晚上，我们忙着为这次钓鱼之行做准备。威尔高兴得就像一个过圣诞节的孩子。我们用白面包制作了一打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和鸡肉奶酪三明治，分别用箔纸包好。我们还带了花生、椒盐饼干、炸土豆条、饮用水，还专门为威尔、马奎斯和我准备了 30 瓶啤酒。